

两个老男人吵架、绝交，得了最佳编剧奖

你和朋友绝交过吗？你们绝交时，做过最过分的事是什么？

你知道吗？上世纪20年代，有个地方，男人和好朋友绝交时，甚至会切下自己的手指，“送”给对方。这么血腥的事，不是杜撰出来的，而是电影《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中的情节。

这部爱尔兰导演马丁·麦克唐纳自编自导的影片，获得了2022年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片中收到朋友断指的帕德里克，由科林·法瑞尔饰演，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简单来说，这部电影讲的是1923年，爱尔兰一座偏远的小岛上，两个男人绝交的故事，看起来没什么噱头的电影，为什么能获得两项大奖？

首先，电影里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大海、小岛、田园、沙滩，还有大片牧场，以

及海边的小酒吧，每一帧画面，几乎都美不胜收，让人想去打卡。影片的拍摄地是爱尔兰西海岸的因希莫尔岛和阿基尔岛，是导演家乡附近的两座小岛。

除了风景优美，影片的布景、道具、人物造型，也一下把人拉回上世纪20年代的古朴氛围。售卖自酿啤酒的昏暗小酒吧，石头建造的房子，白天靠窗户采光，夜晚要点煤油灯，还有人物服饰，也是浓浓的欧洲乡村风——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把观众带入到影片的时代氛围中。

在这样一个偏远小岛上，报纸和信件，都要隔几天才能送到一次，人们的工作，就是养牛、养羊、捕鱼、卖货。日常休闲，男人们一起去岛上唯一的酒吧喝酒，女人们坐在一起聊天，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没有太多不同的生活。

有一天，岛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帕特里克里克放完羊后，照常去找科尔姆，约他一起去酒吧，但科尔姆却坐在房里抽烟，不给他开门，也不理他。

一会儿到了酒吧，科尔姆看到他，也不跟他讲话。帕特里克里克忍不住问他：“是我昨晚喝多了，说错话得罪你了吗？”科尔姆回答：“你没做错什么，只是我不再喜欢你了。”

帕特里克里克傻了——昨天我们还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怎么今天你就不喜欢我了？

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第二天，帕特里克里克又去找科尔姆，他以为前一天是愚人节的玩笑；科尔姆不胜其烦，只好告诉他自己的想法：

“我只是不想再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每天和你聊天上了；我要把剩下的时间，投入到创作我热爱的音乐中去。”

科尔姆是一个作曲家，小提琴手。自从疏远帕特里克里克后，他就把更多时间花在创作，还有和音乐系的学生一起演奏、交流上。

帕特里克里克无法理解：这些事和跟我一起喝酒聊天有矛盾吗？科尔姆说：“我只是有种时间在我身上流走的紧迫感，我想我需要把剩下的时间用来思考和创作，我不想再听你说的那些无聊的事情了。”帕特里克里克不解：“我们的那些谈话，难道不是正常而有益的对话？”

一个人，难道不是应该把时间花在和朋友相处、享受当下之中吗？

在这里，观众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追求，但他们面对的，都是同一个人生课题：面对有限的人生，该如何排解“我们终将逝去”的那种孤独与虚无感？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追求什么？

导演通过戏剧化的设计，把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哲学问题，巧妙地安排到了两个主人公的人生选择之中。

面对这些问题，帕特里克里克选择的是把有限的人生，投入到当下的生活中去。通过把

自己编织进人际关系中，与朋友交往，来对抗人生的孤独与虚无；而在科尔姆看来，当下的欢乐并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创作音乐、艺术、文学，留下不朽的作品，以此超越人生的有限性。

正是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让两个人的关系，再也无法调和。

一次次被帕特里克里克打扰之后，科尔姆终于说出了无法收回的毒誓：“从今天起，你再来打扰我一次，我就用小剪刀剪下我一根手指，直到你不来烦我。”

在“头脑简单”的帕特里克里克看来，科尔姆一定是太压抑了，过段时间就好了。一次喝醉之后，他不顾科尔姆的誓言，在酒吧里质问他：你以前很友善的，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不友善了呢？

这里发生了整部电影最重要的一段对话，科尔姆回答他：“我想友善不会永存的，对吧？”

但我能告诉你一些永存的事吗？音乐永存，绘画永存，诗歌永存。你知道谁在17世纪因为友善而被记住吗？一个也没有。然而我们记得当时的音乐，每个人都记得莫扎特。”

这段话，进一步解释了，两个人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帕特里克里克也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友善、善良，在他看来，对身边的人友善、善良，要比流芳百世更重要。

科尔姆并不这么看，他更在乎的，是几百年后，人们是否还记得他。

正是这种不可调和，让两个人最终走向了不可挽回的结局。

这也让人想到，这两个在普通人看来，看似可以两全的选择，在一些艺术家眼中，可能就是非选其一不可。

如果看过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一定对书中那个抛妻弃子的证券经纪人印象深刻。原本过着平凡日子了他，有天突然“开窍”，要追求艺术。于是他扔下家人，扔下自己作为丈夫与父亲的责任，跑去流浪，跑去



《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剧照



《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海报

学画。最终穷困潦倒，病死在一个小岛上，但他画出了不朽的名作，从此流芳百世。

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著名的印象派画家高更。他生前在那个海岛留下的最有名的杰作是《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作为家人，作为朋友来说，他可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球，但对于艺术史来说，他却是一个不朽的天才。

他通过绘画，所发出的拷问，更是人类面对生命、永恒的课题，这也是导演通过这部电影想要传达给观众的。

如果把影片背景换为当下，似乎也可以成立。在地球村中，如果你愿意，可以和任何一个人建立联系，但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丝毫也没有变得简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导演通过这个爱尔兰小岛，拍的其实是给今日世界的寓言。

项南方

《视与听》评选的2022年度50佳影片(1)

《视与听》杂志最近又集结93位投票者(来自英国本土和海外)选出了2022年度50佳影片。在此份榜单中，既有声势浩大的大预算动作片，也有形式上大胆的类型片，还包括文艺片、纪录片、真人动画等作品。本报将分两期介绍。

第50名：《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导演：约阿希姆·提尔，挪威/法国/瑞典/丹麦。

雷娜特·赖因斯夫在这部旋律优美的爱情喜剧中饰演聪明但情绪不稳定的朱莉，她在片中的表现十分活跃。

第49名：《我自己的房间》导演：伊奥塞布·索索·布利亚泽，格鲁吉亚。

布利亚泽的第二部长片勾勒出了两个地位悬殊的年轻女性之间的情感和政治觉醒，她们被迫在父权制、疫情流行时代下的格鲁吉亚一起合租。

第48名：《无熊之境》导演：贾法·帕纳西，伊朗。

贾法·帕纳西的最新作品探索了模糊(真相与虚构之间，间谍行为与电影制作之间)与固定的界限(国家之间)，在导演因持不同政见而被判六年监禁的几周后，这部影片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

第47名：《月球时代白日梦》导演：布莱特·摩根，德国/美国。

布莱特·摩根的这部绚烂的、拼贴式纪录片打开了大卫·鲍伊——这位变色龙式的流行音乐明星的档案，并将宇宙作为致敬他的背景。

第46名：《无辜者》导演：埃斯基尔·沃格特，挪威/瑞典/丹麦/芬兰/法国/英国。

这部令人振奋的情节剧通过四位拥有不同超能力的、孤独儿童的眼睛，探索了同情心、恶念和失去的纯真。

第45名：《石之岛》导演：马克·詹金，英国。

马克·詹金继2019年的《诱饵》后，拍摄了这部具有变革性的民俗恐怖片，它将一个研究偏远地区花卉的自然学家置于大自然的凝视之下。

第44名：《燃烧的干灌木》导演：阿迪力·奎罗斯/乔安娜·皮门塔，巴西/葡萄牙。

这部具有政治煽动性的“民族志科幻片”讲述了巴西的一群妇女开采原油并开始将其变成汽油出售的故事。

第43名：《双刃剑》导演：克莱尔·德尼，法国。

虽然《双刃剑》让克莱尔·德尼在2022年初赢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但这部电影的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在演技方面也差强人意。

第42名：《阿波罗10号：太空时代的童年》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美国。

林克莱特的这部动画短片从儿童的视角出发，重温了1969年登月的太空热潮。

第41名：《旋涡》导演：加斯帕·诺，法国/比利时/摩纳哥。



《视与听》杂志史上此前三部最佳电影。

导演用分屏来追踪达里奥·阿基多和弗朗索瓦·勒布伦这对渐行渐远夫妇的行踪。

第40名：《摆动》导演：西里尔·舒布林，瑞士。

故事发生在19世纪瑞士一座制表的小镇——女工的制表劳作，空气中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螺旋式较量，它们是如此错综复杂，远离主流。

第39名：《迷雾中的她》导演：劳拉·

西塔雷拉，德国/阿根廷。

西塔雷拉这部迷幻般、分为上下部的影片从对一名失踪女性的调查开始，逐渐衍生出了故事中的故事。

第38名：《壮志凌云2：独行侠》导演：约瑟夫·科辛斯基，美国。

观众乐于在湛蓝的天空中再次见到汤姆·克鲁斯的传奇身影，这部电影是对里根时代的第一部《壮志凌云》的致敬和重演。

第37名：《小说家的电影》导演：洪常秀，韩国。

洪常秀摒弃了完整的情节和叙事弧线，以一部华丽的、漫步式的电影丰富了对生活和艺术的不完美的思考。

第36名：《男人》导演：亚历克斯·加兰，英国/美国。

在这部关于性别和民俗恐怖类型的探索性影片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男性在女主角哈珀身边无处不在，她在经历过一次可怕可怕的婚姻后依然处境危险。

第35名：《记忆》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泰国/哥伦比亚/法国/德国/中国。

蒂尔达·斯文顿在波哥大的街道上徘徊，同时努力理解她脑海中反复响起的奇怪声音，在阿彼察邦的最新作品中，她神秘地揭示了模糊的精神状态。

第34名：《正发生》导演：奥黛丽·迪万，法国。

电影改编自安妮·埃尔诺意义深刻的作品，原著取材于法国在1963年堕胎合法化之前作者本人怀孕的经历。

第33名：《这所房子》导演：米尔亚

姆·查尔斯，加拿大。

海地裔加拿大导演米尔亚姆·查尔斯的首部长片试图从一名女孩2008年的离奇死亡为切入点，并以一种凄美和形式上的耐人寻味的方式完成了拍摄。

第32名：《生生不息》导演：肖纳克·申，印度。

在德里经营鸟类手术的两个穆斯林兄弟的纪录片，一部优雅的作品，将城市生态学、精神哲学和政治分门别类地嵌入其中。

第31名：《平行母亲》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西班牙。

两位母亲相互帮助的传奇故事，反映了母性的多面性，尤其是在西班牙大规模埋葬祖先的黑暗历史的阴影下。

第30名：《生之欲》导演：奥利弗·赫曼纽斯，英国/日本/瑞典。

石黑一雄的剧本紧紧围绕着黑泽明原作的形式和基调，将战后的东京巧妙地移植到战后的伦敦。

第29名：《KIMI》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美国。

史蒂文·索德伯格对偏执的阴谋惊悚片进行了风格上的更新，佐伊·克罗维茨在片中扮演患有焦虑症的技术工人，在监视软件用户时听到了一起明显的谋杀。

第28名：《同车异路》导演：帕纳·帕纳西，伊朗。

帕纳·帕纳西的导演首作是一部令人惊叹的公路片，它在情感的细微差别和政治批评的泪雨暗流之间取得了平衡。

第27名：《吉尔莫·德尔·托罗的匹诺曹》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马克·古斯塔夫森，美国/墨西哥/法国。

视觉上的大手笔、丰富的人物形象和诙谐的音乐，这部改编自1883年儿童经典作品的新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26名：《变通美食家》导演：彼得·斯崔克兰德，英国/匈牙利/美国。

彼得·斯崔克兰德关于一个激进的“烹饪”艺术和声音集体的故事是深刻的。

为什么《让娜·迪尔曼》会获评史上最佳电影？

至少在电影的世界里，“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2022年获选全球史上最佳电影的，是比利时女导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的《让娜·迪尔曼》。主角让娜是个以卖淫养活自己和儿子的美丽少妇，每日像钟摆那样按固定的模式做家务和接客。电影用了200分钟，以近乎静止的镜头观察她乏味、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这200分钟也许是影史上最冗长、最有耐性的铺垫，为电影结束前约30秒的高潮凝聚张力。

在1952至2012的60年内，只有三部电影被《视与听》选为史上最佳：《偷自行车的人》(1952年获选)、《公民凯恩》(1962、1972、1982、1992、2002年获选)和《迷魂记》(2012年获选)。这三部电影不约而同都以男性为中心：《偷自行车的人》讲的是男人的尊严，《公民凯恩》讲

的是男人的野心，《迷魂记》讲的是男人的执迷。三部片子的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奥逊·威尔斯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都是所谓男性艺术天才神话的代表人物。从这个角度看，《让娜·迪尔曼》取《偷自行车的人》《公民凯恩》和《迷魂记》而代之，是男性视角和男性凝视让路给女性视角和女性凝视。

有趣的是，《让娜·迪尔曼》“打败”希区柯克的《迷魂记》，而希区柯克正是男性视角导演的佼佼者，《迷魂记》则是男性视角电影的代表作。

至于上个世纪的“史上最佳电影”《公民凯恩》展现的，与其说是男性视角，倒不如说是伟大的男人视角。伟大的男人不只是电影的主角凯恩，更是集编导导演于一身的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之后，威尔斯成为电影的莎翁，被吹捧为电影界的首席天才。

阿克曼拍《让娜·迪尔曼》时只有24



比利时导演香特尔·阿克曼

岁，比韦尔斯拍《公民凯恩》时还要年轻两岁。影片在1975年梅菲发表文章后不久在康城首映。饰演让娜的黛芬·赛赫意美艳不可方物，但这是不得已的妥协。阿克曼说过，如果让娜没有电影明星的外貌和神韵，观众只会对她视而不见；就像男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看见”他们的妻子煮饭、洗碗和做家务一样。

林沛理



《让娜·迪尔曼》剧照

坐拥文化资本的人，会将自己的喜恶和对美丑优劣的观念加诸大众身上，成为“强势的鉴赏标准”——这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区分：对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所作的结论。

英国电影杂志《视与听》(Sight and Sound)自1952年开始，每10年举办一次“史上最佳电影评选”，至今已累积了丰厚的文化资本，释义的能力本就不容小觑，为优秀下定义的能力更非同小可。透过这个评选，《视与听》告诉世人，

国产行业剧应回归以现实为底色

行业剧是颇受观众欢迎的电视剧类型，但纵观近年来国产行业剧的发展轨迹，一方面涉足猎行业领域越来越广泛，从医疗、律政、警察拓展至快递员、心理师、电竞选手等，为观众带来了多元体验；另一方面却是普遍性的“专业不足”和“戏不够，爱情凑”现象。那么，一部经得起推敲、入眼走心的行业剧，到底应该符合哪些标准？

通俗地讲，行业剧一般以某个行业或职场为载体，通过描写现实的职场生态，产生活题与故事。它的戏剧内核是从从业者的奋斗过程，是职业人士通过专业能力、职业素养、职场体悟获得事业成功与人生超越。

由此看来，行业剧的最大误区便是将职场“噱头化”“背景化”“模糊化”，造成故事对职业的展现欠缺严谨、浮于表面。行业剧的核心特质应是展现行业不失真、刻画人物不失真、洞察业态不失语，而要使它不沦为“悬浮剧”，现实主义创作导向不可或缺。

今年，一批扎根现实的国产行业剧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清新之风，在“我、你、他”上有一定突破，具体来说就是“以我为本、与你有关、他者启发”。

“以我为本”是行业剧的基础，即呈现一个真实的行业面貌。今年，一些行业剧摆脱了纠缠不清的爱情桥段、放弃了纷杂刻意的人物身世，回归行业常识、聚焦行业特质、凸显行业价值。如《底线》详尽介绍了基层法院的基本架构、职能人员和庭审过程；《县委大院》剧情扎实、接地气，被网友盛赞为“体制内必修课”；《麓山之歌》以大量笔墨刻画工人焊接等技术细节。正因为这些剧集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用影像的专业性拍出了行业的专业性，才能为观众提供“熟悉中的陌生体验”。

“与你有关”是行业剧的难点，要让观众在具体的职业中看到自我，非常考验选题能力和编剧技巧。当下的行业剧还普遍缺乏讲述“独特而通用”价值观的能力，似乎至高标准就是让观众感叹：“这部剧把某行业描写得好真实。”但真实只是剧集的基础，行业是题材，戏剧性是根本，如果只停留在对某行业的猎奇之上，行业剧恐怕难以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更难以让观众带来超越其行业的生活启迪与审美愉悦。网剧《三悦有了新生活》首次聚焦95后遗容化妆师，从主人公最初“避世”在家，到从工作中见证生死，观众能看到当代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又透过新的视角看待社会、反思人生，从而找到与观众契合的“最大公约数”和普遍共鸣点。

“他者启发”是行业剧的价值，即如何让观众从职业故事中得到启发、获得经验。可喜的是，今年的行业剧开始更多探索更宏大、普遍的立意，如《底线》里方远在法庭上说的“让死者安息，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三悦有了新生活》的刘清明说“肉身消失之前，不能告别就是一辈子的遗憾”等。

呼吁现实主义创作，结合当下语境写新的故事，不仅是行业剧的创作方向。当下，正值社会发展、观念革新时期，有很多社会议题可通过职场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切口进行直面和表达。如果文艺作品不聚焦医患关系、不探讨职场歧视、不谈论商业伦理，仅仅去展现一个在丛林法则或甜蜜爱情中的职场，那么总有一天，年轻的观众也会步入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那时他们或许会发现，职场离我们如此近，职场剧却离我们那么远——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吕帆(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